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孽海花

(下冊)

〔清〕東亞病夫 著

 朝華出版社
CHOW HUA PUBLISHING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孽海花

(下冊)

〔清〕東亞病夫 著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第 貳 編

東亞病夫著

行 發 店 本

容 內 刊 月 半 善 美 眞

逐期登載孽海花續編

及病夫最近長篇鉅著

魯 男 子

短篇創作皆精細選擇

譯稿則非名作不載

實 價

另售每本一角六分
半年一元七角
全年三元二角半
外埠郵費每期一分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埠 外 本

目錄

第六卷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第十二回 影並帝天初入布土殿

學通中外重繙交界圖

第七卷

第十三回 誤下第遷怒座中賓

考中書互爭門下士

第十四回 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

一聲小調顯命婦風儀

第八卷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將軍私來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爭自由天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鏡邊語影俠客窺樓

第九卷

第十七回

辭鴛侶女傑赴刑臺

遞魚書航師嘗禁樹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請客單

借花園開設譚瀛會

第十卷

第十九回

淋漓數行墨五陵未死健兒心

的礫三明珠一笑來觴名士壽

第二十回

一紙書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壓倒第一人

孽海花

第六卷

第十一回

潘尙書提倡公羊學

黎學士狂臚老韃文

上回正說彩雲要覲見德皇。催著雯青去辦文。知照外部。雯青自然出來與次芳商量。次芳也不便反對。就交黃繙譯辦了一角請覲的照例公文。誰知行文過去。恰因飛蝶麗政躬不適。一直未得回文。連雯青赴俄國的日期。都耽擱了。趁雯青彩雲在德國守候沒事的時候。做書的倒抽出這點空兒。

要暫時把他們攔一攔。敍敍京裏一班王公大人。提倡學界的歷史了。原來奉如唐卿珏齋這班同鄉官。自從那日錢送雯青出洋之後。不上一年。唐卿就放了湖北學政。珏齋放了河道總督。莊壽香也從山西調升湖廣總督。蘇州有名的幾個京官也都風流雲散。就是一個潘探花八瀛先生。已升授了禮部尚書。位高德邵。與常州龔狀元平。現做吏部尚書的和甫先生。總算南朝兩老。這位潘尚書學問淵博。性情古怪。專門提倡古學。不但喜歡討論金石。尤喜講公羊春秋的絕學。那班殿卷試帖的太史公。那裏在他眼裏。所以奉如雖然傳了鼎甲的衣鉢。沾些同鄉的親誼。又當着鄉人冷落的當兒。却祇照例請謁。不敢十分親近。因此奉如那時在京。很覺清靜。那一年正是光緒十四年。太后下了懿旨。宣布了皇帝大婚後親政的碁期。把清漪園改建了頤和園。表示倦勤頤養不再干政的盛意。四海臣民。同聲歡慶。國家政治。既有刷新的希望。朝野思想。漸生除舊的動機。恰又遇着戊子鄉

試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姓黎。號石農。名殿文。詞章考據。色色精通。寫得一手好北魏碑版的字體。尤精熟遼金元史的地理。把幾部什麼元祕史。長春真人西游記。雙溪醉隱集。都注偏了。要算何願船張肩齋後。獨步的人物了。當日雯青在京的時候。也常常跟他在一處。講究西北地理的學問。江南放了這個人做主考。自然把沿著揚子江如鯽的名士。一網都打盡了。蘇州却也收著兩個。你道是誰。一個姓米。名繼曾。號筱亭。一個却姓姜。名表。號劍雲。都列在魁卷中。當時這部闈墨出來。大家就議論紛紛。說好的道沉博絕麗。說壞的道牛鬼蛇神。奉如在寓無事。也去買一部來看看。却留心看那同鄉姜劍雲的。見上頭有什麼黜周王魯呢。張三世呢。正三統呢。看了半天。一句也不懂。後頭一道策文。又都是些阿薩克。闕特勤。阿模呀。幹難呀。好像金剛經上的咒語一般。更不消說似無目蝦了。便掩卷歎了一口氣道。如今這種文

章。倒底算個什麼東西。都被我們這位潘老頭兒。鬧什麼公羊母羊。引出來的。文體不正。心術就要跟著壞了。正獨自咕噥著。一個管家跑進回道。老爺派了磨勘官了。請立刻就去。羣如便叫套車。上車一直跑到磨勘處。與認得的同官招呼過了。便坐下讀卷。忽聽背後有一人說道。這回磨勘倒要留點神。別胡粘簽子。回來粘差了。叫人笑話。羣如聽著那口音很熟。回頭看時。却是袁尙秋。斜著眼。蹣著腿。嘴裏啣著京潮煙袋。與鄰座一個不大熟識的。彷彿是個旂人。名叫連沅。號荇仙的。在那裏議論。羣如本來認得尙秋。便拱手招呼。尙秋却待理不理的。點了一點頭。羣如心裏很不舒服。沒奈何。只好攤出卷子來。一本一本的看。心裏總想吹毛求疵。見得自己的細心。且要壓倒尙秋方纔那句話。忽然看到一本。面上現出喜色。便停了看。手裏拿著簽子要粘。嘴裏不覺自言自語道。每回我粘的簽子。人家總派我冤屈人。這個可給我粘著了。再不能說我粘錯的

了。泰如一人唧噥著。不想被尙秋聽見了。便立起伸過頭來。湊着卷子道。泰如你簽着什麼字。泰如就拿這本卷子挪過桌子。指給尙秋看道。你看這個荒唐不荒唐。感慨的慨字。會寫成木字的槩字。這個文章。一定是槍替來的。否則謬不至此。尙秋看了不語。却對那個鄰座笑了一笑。附耳低低說了兩句話。依然坐下。泰如看見如此神情明明是笑他。自己不信。難道這個還是我錯他不錯嗎。心裏倒疑惑起來。停一會。尙秋忽叫着那個人道。荇仙兄。上回考差時候。有個笑話兒。你知道嗎。指着泰如道。也就是這位泰兄的貴同鄉。那日題目。是出的說文解字。他不曉得。聽人說是說文。他便找我問道。這題目倒底出在許說文上的呢。還是段說文呢。我那時倒沒話回他。便道。老兄且不要問。回去弄明白了說文是誰著的。再問罷。那鄰座的族人笑道。這人你不要笑他。他倒底還曉得說文。總算認得兩個大字。比那一字不識。漢書都沒有看過。倒要派人家寫別字的。強

多著呢。奉如一聽此話。不禁臉上飛紅。強著冷笑道。你們別指東說西的挖苦人。你們既講究說文。這部書我也曾看過。裏頭最要緊。總不外聲音意思兩樣。現在這個慨字。意思不是歎氣嗎。歎氣從心裏發出。自然從心旁。難道木頭人會歎氣的嗎。這就不通極了。你們說我沒有讀漢書。我看你們看的漢書。決然不是原版初印。上了當了。尙秋見奉如動了氣。就不敢言語了。奉如接著道。況且我們做翰林的本分。該依著字學舉隅寫。纔是遵王的道理。偏要尋這種僻字嚇人。不但心術壞了。而且故違公令。不成了悖逆嗎。當時尙秋與那個族人。都低著頭看卷子。由他一人發話。不一時。卷子看完。大家都出來了。尙秋因剛纔的話。怕奉如芥蒂。特地走過來招呼道。奉兄。八瀛尙書那裏。你今天去嗎。奉如正收拾筆硯。聽了摸不着頭腦。忙應道。去做什麼。尙秋道。八瀛尙書沒有招你嗎。今天是大家公祭何邵公喲。奉如愕然道。何邵公是誰呀。八瀛從沒提這人。噫。我

曉得了。大家知道我跟他沒有交情。所以公祭沒有我的分兒。尙秋忍不住笑道。何邵公不是今人。就是注公羊春秋的漢何休呀。八瀛先生因爲前幾天錢唐卿在湖北上了一個封事。請許叔重從祀聖廟。已經部議准了。八瀛先生就想看何邵公。也是一個漢朝大儒。邀著幾個同志。議論此事。順便就在拱宸堂公祭一番。略伸敬仰的意思。萃兄你高興同去觀禮嗎。萃如向來對於這種事。不願與聞。想回絕尙秋。轉念一想。尙書處多日未去。好像過於冷落。看看時候還早。回去沒事。落得借此通通殷勤。就答應了尙秋。一同出來。上車向着南城米市胡同而來。到得潘府門前。見已有好幾輛大鞍車停著。門前幾顆大樹上。繫著十來匹紅纓踢胸的高頭大馬。知有貴客到了。當時門上接了帖子。尙秋在前。萃如在後。一同進去。領到一間很幽雅的書室。滿架圖書。却堆得七橫八豎。桌上列着無數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斕。兩面牆上掛着幾幅橫披。題目寫着消夏六詠。都是當時名

人和八瀛尙書詠着六事的七古詩。一拓銘。二讀碑。三打磚。四數錢。五洗硯。六攷印。都是拿考據家的筆墨。來做的古今體詩。也是一時創格。內中李純客葉緣常的。最爲詳博。正中懸個橫匾。寫着很大的龜巢兩個字。下邊署款却是成煜書。知道是滿洲名士國子監祭酒成伯怡寫的了。羣如看着。却不解這兩字什麼命意。尙秋是知道潘公好奇的性情。常時通候的書箋。還往往署着龜白兩字。當做自己的別號哩。所以倒毫不爲奇。當時尙秋奉如走進書房。見正中炕上左邊。坐着個方面大耳的長鬚老者。一手托着本錦面古書。低着頭在那裏賞鑑。遠遠望去。就有一種太平宰相的氣概。不問而知爲龔和甫尙書。右邊一個胖胖兒面孔。兩綹短黑鬚子。八字分開。屈着腰。湊近龔尙書。同看那書。那人就是寫匾的伯怡先生。下面兩排椅子上。坐着兩個年紀稍輕的。右面一個蒼黑臉的。滿面酒肉氣。神情活像山西票號裏的掌櫃。左邊個却是短短身裁。鵝蛋臉兒。唇紅齒白



風 着 腰 湊 近 興 尙 書

的美少年。這兩個人。
尙秋却不大認識。八瀛
尙書。正坐在主位上。
手裏拿着根長旱煙袋。
一面吃煙。一面同那少
年說話。看見尙秋。就
把煙袋往後一丟。立了
起來。後面管家沒有防
備。接個不牢。拍拉一
響。倒在地上。尙書也
不管。迎著尙秋道。怎
麼你和奉如一塊兒來

了。尙秋不及回言。與泰如上去見了龔成兩老。又見了下面兩位。尙秋正要問姓名。泰如招呼。指着那蒼黑臉的道。這便是米筱亭兄。又指那少年道。這是姜劍雲。都是今科的新貴。潘尙書接口道。兩位都是石農的得意門生。上面龔尙書也放了那本書道。現在尙秋已到。只等石農跟純客兩個。一到就可行禮了。伯怡道。我聽說還有莊小燕段扈橋哩。八瀛道。小燕今日會晤一個外國人。說不能來了。扈橋今日在衙門裏見着。沒有說定來。聽說他又買着一塊張黑女的碑石。整日在那裏摩挲哩。只好不等他罷。於是大家說着。各自坐定。尙秋正要與姜米兩人搭話。忽見院子裏踱進兩人。一個是衣服破爛。滿面污垢。頭上一只帽子。亮晶晶的都是烏油光。却又歪戴着。一個却衣飾鮮明。神情軒朗。走近一看。却認得前頭是荀子珮。名春植。後頭個是黃叔蘭的兒子。名朝杞。號仲濤。那時子珮看見尙秋開口道。你來得好晚。公祭的儀式。我們都預備好了。尙秋聽了。



忽見院子裏人兩